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267
21 April 1981

CHINESE

第二二六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1年4月21日星期二

下午4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多尔先生（爱尔兰）

成员国：中国

法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日本

墨西哥

尼日尔

巴拿马

菲律宾

西班牙

突尼斯

乌干达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凌青先生

勒普雷特先生

察赫曼先生

西堀先生

穆尼奥斯·莱多先生

迪亚洛先生

伊留埃卡先生

扬戈先生

皮内斯先生

斯利姆先生

奥温尼先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怀特先生

柯克帕特里克夫人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81-61034/A

下午6时50分会议开始。

主席发言

主席：从1月1日我国就任安理会成员国以来，这是我第一次担任安全理事会正式会议的主席。因此，我想一开始就表明，我担任安理会的主席，尤其是在这样一次重要辩论开始之际担任主席，真是荣幸。作为主席，我将尽力做到公正无私，并且在讨论时努力促进和谐，推动进展。在这样做的时候，我希望并相信，我可以得到安理会所有代表团给予我和我的国家的合作与善意。

对安理会各成员国的外交部长表示欢迎

主席：在这次会议一开始，我还要感谢各位杰出的外交部长来出席会议，我代表安理会对他们表示极其热烈的欢迎。他们是：尼日尔外交与合作部长达乌达·迪亚洛先生阁下、巴拿马外交部长豪尔赫·恩里克·伊留埃卡先生阁下和乌干达外交国务部长艾伯特·皮乔·奥温尼先生阁下。

向离任主席致谢

主席：这是安理会四月份第一次会议，因此我要以安理会的名义赞扬前任主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彼得弗洛林先生，赞扬他在三月份安理会主席任内，时时刻刻都运用杰出的外交技巧、机智和礼貌来处理安理会的事务。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1981年4月10日乌干达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4434)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成员，我收到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贝宁、古巴、埃塞俄比亚、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牙买加、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塞内加尔

(主席)

塞拉利昂、南非、斯里兰卡、多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国代表的信，要求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按照惯例，我提议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根据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的规定，邀请上述各国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贝贾维先生（阿尔及利亚）、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洪加武先生（贝宁）、马尔米亚卡先生（古巴）、格德利-吉奥吉斯先生（埃塞俄比亚）、库姆巴萨先生（几内亚）、克里什南先生（印度）、阿·卡迈尔先生（印度尼西亚）、希勒先生（牙买加）、洛博先生（莫桑比克）、巴巴先生（尼日利亚）、尼亚塞先生（塞内加尔）、康特先生（塞拉利昂）、富里埃先生（南非）、哈密德先生（斯里兰卡）、阿卡波-阿伊昂约先生（多哥）、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弗尔霍韦茨先生（南斯拉夫）、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扎伊尔）、卢萨卡先生（赞比亚）和马欣盖泽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巫位就座。

主席：我还要告诉安理会各成员，我收到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1981年4月20日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我荣幸地代表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向你表示，本理事会有意参加安全理事会即将举行的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辩论。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指导委员会已经任命了一个代表团，由我的理事会主席的身分率领，其他成员包括下列各位副主席：阿尔及利亚常驻代表穆罕默德·贝贾维先生阁下、圭亚那常驻代表诺埃尔·辛克莱先生阁下、印度常驻代表纳·克里什南先生阁下、土耳其常驻代表乔斯昆·基尔贾先生阁下、南斯拉夫常驻代表米尔扬·科马蒂纳先生阁下。”

安全理事会过去在审议议程项目时，曾经邀请过联合国其它各机构的代表参加。

(主席)

因此，按照过去的惯例，我提议，安理会根据议事规则第39条的规定，对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该理事会代表团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卢萨卡先生（赞比亚）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成员我收到了法国常驻代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理常驻代表和美利坚合众国代理常驻代表1981年4月20日的来信，内容如下：

“我们荣幸地提到4月16日分发的要求，这一要求是彼得·卡兰古拉先生和其他支持其要求的人向安全理事会主席提出的，其中请求让他们在安全理事会就纳米比亚局势即将进行的讨论中发言。按照安全理事会邀请其认为合格的人士向其提供情况的通常惯例，我们要求在安全理事会就纳米比亚局势即将进行的讨论期间，根据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彼得·卡兰古拉先生和其他支持其要求的人发出邀请。我们当然同样地支持为了向安全理事会提供关于这件事的情况而要求有机会在会议上发言的其他合格人士的申请。

“我们还请求将本信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

该信已经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S/14451印发。

有没有人反对这一提议？

伊留埃卡先生（巴拿马）：主席先生，首先愿祝贺你就任安全理事会主席。你尽可放心，我们将同你全力合作。

你刚才很恰当地对前任主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彼得·弗洛林先生说了一番感谢的话，感谢他在三月份处理安理会事务的方式。我国代表团对这些话表示赞同。

(巴拿马)

我国代表团同安理会中属于不结盟运动的其他代表团以及另外一些代表团一样，认为第 S/14451 号文件中提出的要求引起某些异议，因为正如那个文件所指出，它涉及 4 月 16 日分发的由所谓纳米比亚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图尔恩哈勒民盟）主席提出的要求。那个政治实体的法人地位是以南非政府的一项行政法令为根据，而南非政府在法律上没有权力作出这种性质的决定，因为这种决定显然与纳米比亚的选举活动有关。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要求不符合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的规定，也不符合安全理事会第 439(1978)号决议的规定，那项决议认为，这类实体不具备参加辩论的合法地位。这就是我反对的理由，因此，提请将目前讨论的这一要求交付表决。

主席：我感谢巴拿马外交部长对我的良好祝愿。

勒晋雷特先生（法国）：主席先生，我想首先以法国代表团的名义，最诚挚地祝贺你就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这一崇高职务。我有幸在半生工作中一直与你相识，并一直赞赏和钦佩你的谈判能力、你的合作精神和你争取成功的意志。你自从就任以来，已经表现出这些品质。当你开始在这一困难而又重大的辩论中领导我们的工作时，我们给予你一切良好的祝愿。

我也要赞扬前任主席弗洛林大使阁下，在他担任主席并领导我们工作的月份中，他始终表现出了非常卓越的才能。

法国、联合王国和美国三国代表团在 4 月 20 日的信中，要求接受兰古拉先生于 4 月 14 日提出的请求，在安全理事会审议纳米比亚局势时，准他在安理会发言。我们这项要求的依据是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那条规定授权安全理事邀请其认为合格的人士向其提供情况。卡兰古拉先生代表着纳米比亚的一个政党，而且在今年 1 月于日内瓦召开的执行前会议上发了言。

(法国)

在我们看来，本组织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要在联合国进行的审议中使各种截然不同的意见都得以表达出来。思想的自由流通，观点的相互比较，都是进行谈判的手段，我们认为不应忽视这一点。我们无需指出，我国代表团过去一贯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代表参加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审议。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有关安理会程序的问题，然而，它同纳米比亚问题的实质也并非没有关系。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规定在该领土举行自由与公正的选举。我们认为，安理会应该听取那些将要参加上述选举的人们的意见。

主席：谢谢法国代表对我说的亲切友好的话。

奥顿努先生（乌干达）：这是我国代表团在本月份第一次发言，因此请允许我热烈地祝贺你当选安理会主席这一崇高职务。我们确信，在你明智的领导下，凭你的外交才能和政治卓识，安理会一定能够明智而敏捷地履行其职责。

我也愿借此机会，赞扬安理会三月份主席弗洛林大使，他在安理会表现的领导能力令人钦佩，干劲十足。

现在来谈谈S/14451号文件中所载的要求。这个叫做图尔恩哈勒民盟亦所谓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的实体是否应该参加安理会的工作呢？这件事居然需要安理会当作一个程序问题来作出决定。我国代表团不得不表示惊讶。

(乌干达)

很明显，纳米比亚局势中存在着泾渭分明的两股力量，已为整个国际社会所确认。一股是由南非及其各个傀儡所代表的占领—非法占领—的力量；另一股是由绝大多数纳米比亚人民所代表的自决和独立的力量。在纳米比亚局势中抗衡的只有两股力量：一股代表着持续的非法行为，另一股则代表着对此种非法行为的反抗。

就联合国而言，已经声明这种继续占领纳米比亚的行为是非法的。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以及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各项决议已加强了这项声明的效力。

因此，如果联合国的最高机构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对构成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的力量的分子有一点承认的样子，那是极为奇怪的事。实际上，那样就会违背安理会的明确决定。我要特别提及1978年11月13日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439(1978)号决议。我要特别引用那项决议执行部分第3段，其内容如下：

“宣布这些选举及其结果是无效的，并声明联合国或任何会员国绝不承认这种程序所产生的任何代表或机构”。(第439(1978)号决议)

宣布在纳米比亚举行的假选举为无效的就是这项决议，宣布从这些假选举中产生的任何代表制度为无效的，也是这项决议。图尔恩哈勒民盟是由占领国举行的假选举的直接产物，因此，第439(1978)号决议执行部分第3段的规定对其显然适用。如果容许图尔恩哈勒民盟来就纳米比亚问题向安理会发言，那就是近乎取消那一决议。在组织规程上，或在政治上，都没有任何规定容许安全理事会经由程序的方式来取消其决议——一项实质性的决议。

为了上述这些理由，我国代表团反对在安理会讨论纳米比亚问题时让所谓图尔恩哈勒民盟参加审议，因为图尔恩哈勒民盟是自从1966年大会终止南非的委任统治以来安理会和整个联合国一直反对的非法占领工具的主要部分。

主席：谢谢乌干达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怀特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首先，我也要同已经发言的各位代表一道，祝贺你担任这一极其重要的职务。据我猜想，这是你第一次担任这一职务。或许

(联合王国)

我还能以个人的语气，向来自爱尔兰海彼岸的一位朋友和亲戚表示亲切的问候。

我也要向前任主席、今天不在此地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表示钦佩。

现在谈到我们在此讨论的问题。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的卡兰古拉先生请求允许他在我们现在开始的这场辩论期间在安理会发言，我国代表团也联名支持他的请求，因为据我们看来，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的规定，毫无疑问，他有资格以个人身分并代表他的政党就纳米比亚局势发言，并向安理会提供有关情况。

我们认为，公平而论，第 39 条毫无疑问也适用于他。

安全理事会第 435 (1978) 号决议核可五国提议的解决方案，要求在联合国的监察和监督下，在纳米比亚举行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因此，纳米比亚的所有政党不加区别都应该得到安理会的平等待遇，这是完全符合那项决议的精神的。主席先生正如我们给你的信中所表明的，纳米比亚的任何政党如想在这些会议上发言，我们都会支持它们提出申请。

在我们看来，单凭公道而论，就应该公平地听取一切有关各方的意见。

巴拿马外交部长提到了安理会第 439 (1978) 号决议，后来乌干达代表也提到并引用了那项决议，我们认为，那项决议对这件事并不适用。这是因为，卡兰古拉先生在向主席提出的要求中，并没有声称要以第 439 (1978) 号决议宣告无效的机构所产生的机构的代表身分或名义发言。他仅要求作为一个政党的代表发言，因而我们认为，应该给予他这一权利。

主席：谢谢联合王国代表从爱尔兰海彼岸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柯克帕特里克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首先，我也要和其他已经发言的代表一起，同声祝贺你就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更要为我们大家，为这个机构，感到庆幸，庆幸我们有了这样一位孜孜不倦、足智多谋和十全十美的主席。

我感到遗憾的是，弗洛林大使不在这里，我不能当面感谢他上个月担任主席时

的非凡工作。我并不假装对这种工作很内行，但是我必须说，在我看来，他是一位模范的主席。

现在谈到我们面临的问题。我要强调，美国认为应该按照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的规定，准许所有能向安全理事会提供有关情况的个人发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问题。我们认为，这里面有两个重要的争论之点。

一是，联合国—通过安全理事会—是否愿意、是否应该愿意听取其所面临的任何重要问题当事一方的意见，假如这一方已经按照安理会的规则提出申请。二是，联合国—以及代表联合国采取行动的安全理事会—愿不愿意听取任何这类团体的意见，是否事关重大。

据我们看，今天晚上谁也没有在此要求安全理事会答应同意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图尔恩哈勒民盟）的分析或立场；谁也没有要求安全理事会中的任何人支持图尔恩哈勒民盟代表的立场或者是他们所提出的论点。我们仅要求安全理事会听取这批纳米比亚人的代表们的意见。我们并不自称知道有多少纳米比亚人支持这一政党或者其它任何政党。只有等到那个国家举行了自由选举，我们才会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自由选举有朝一日能够举行。我们只知道，有些纳米比亚人支持这一政党。

因此，我们觉得，问题在于是否仅仅因为安理会多数成员国预计会反对图尔恩哈勒民盟的意见，安全理事会的全体成员国就应该在这个机构里压制该组织的意见。安全理事会有些成员想听取一个团体的论点，大多数成员难道有理由拒绝听一听？我们认为没有理由。我们还认为，这个问题利害关系重大。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就是在这样一个根本的原则问题上，以行动来树立自己的形象—据我看，目前所涉及的是最根本的原则：公正的态度，民主的精神，不偏不倚的立场。安全理事会破坏自己作为一个讲坛、作为调解者、作为一个可以信赖会公平对待所有各方的调停者的资格。

(美利坚合众国)

如果安全理事会不给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图尔恩哈勒民盟)发表意见的权利,那么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将破坏联合国的基本原则:讲理、讨论和代表权等原则。破坏讲理、讨论和代表权等原则,就象压制不同意见那样容易。

我希望,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国将经过仔细考虑之后,才投票决定那一种做法——究竟听不听图尔恩哈勒民盟的意见——符合联合国的原则和纳米比亚的和平与独立。

主席: 谢谢美国代表从大西洋彼岸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主席先生,我不知道我应该在那个海域的彼岸欢迎你——也许是波罗的海,或者是北海。总之,苏联代表团和其他代表团一起,祝贺你就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我们确信,在你的领导下,安全理事会将作出积极的贡献,促使完成它所面临的任务。你可以放心,苏联代表团一定会通力合作。

我们也要同大家一道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弗洛林大使表示感谢,因为他担任安全理事会上月份的主席,非常成功地履行了主席的职责。

我们还要欢迎这么多位外交部长前来参加安全理事会审议纳米比亚问题。他们来出席会议,就表明国际社会重视安全理事会现在面临的问题。我们相信,他们参加安理会的工作,对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非洲国家和其它一些国家的代表已经明确表示反对让 S/14451 号文件中提到的人士参加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辩论,苏联代表团支持这些代表。众所周知,安全理事会在其 1978 年 11 月 13 日第 439(1978)号决议中,谴责南非政府违反第 389(1976)号和第 435(1978)号两项决议,决定在纳米比亚进行选举。安理会宣布

“这些选举及其结果是无效的”

并且声明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联合国或任何会员国绝不承认这种程序所产生的任何代表或机构。”
(第439(1978)号决议, 第3段)

既然S/14451号文件所载的信中提及的人士就是被第439(1978)号决议直接否定资格的人士, 如果允许他们参加安全理事会对纳米比亚问题的审议, 就等于违反安理会自己的决定, 特别是违反第439(1978)号决议。

苏联代表团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将投票反对让S/14451号文件中提及的人士在安全理事会发言。

主席: 或许苏联代表会允许我以同是欧洲人的资格, 感谢他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既然没有别的代表想要发言, 我认为情况是这样的: 安理会收到了三个代表团提出的一项提议, 内容载于1981年4月20日S/14451号文件中。已经有人表示反对这项提议。因此我请安全理事会开始表决S/14451号文件里法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三国代表团提出的提议。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 法国、爱尔兰、日本、西班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反对: 中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墨西哥、尼日尔、巴拿马、菲律宾、突尼斯、乌干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主席: 表决结果如下: 六票赞成, 九票反对。这项提议得不到法定多数, 没有通过。

我现在请要说明投票理由的各位代表发言。

西堀先生(日本): 主席先生, 你和我一样, 是一个岛屿国家的代表, 首先, 我要祝贺你就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我相信, 在你的卓越领导下, 安理会将成功

地应付它所面临的严重挑战。

我还要感谢你的同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弗洛林大使在上个月主持安理会工作时所显示的技巧和智慧。

我现在要谈到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我国代表团投票赞成邀请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因为日本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的责任是寻求和平与实际解决争端的办法，就应该听取那些有重大关系人士各种各样的意见。我们还认为，邀请这些人士的决定，应纯粹作为程序性问题来处理。从这个观点出发，尽管日本坚决反对种族隔离的政策和少数统治的做法，但是，作为纯粹程序性问题，我国代表团还是赞成邀请图尔恩哈勒民盟。我国代表团认为，这样一项邀请还可以证明指责联合国不公平的话是毫无根据的。

主席：谢谢日本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察赫曼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就任安全理事会四月份主席。祝愿你圆满完成你的重任。谢谢你和各位同事对弗洛林大使说的友好的话，他即将返回纽约。

我国代表团投票反对S/14451号文件中提出的要求，其理由是众所周知的。所谓的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图尔恩哈勒民盟）丝毫不能代表纳米比亚人民。非洲统一组织、不结盟运动和联合国大会都已经强有力的语气和坚决的措词，确认了这一判断——在几个月之前，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刚确认过这一判断。

而且，S/14451号文件中的要求同第439(1978)号决议相抵触，巴拿马外交部长和乌干达代表都已经提到了这一点。因此，关于所谓的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参加会议的问题，从一开始就是毫无意义的。

主席：谢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皮内斯先生（西班牙）：主席先生，我愿同前面发言的各位一样，祝贺你就任主席，并且进而说明，在你履行职责时，当然始终会得到我们的合作。

我也谨向弗洛林大使致以亲切的问候，赞扬他在三月份主持安理会工作的情况。

我国代表团投票赞成 S/14451 号文件中关于准予陈述意见的要求，也将投票赞成 S/14451 号文件中的要求。我们遵循传统，根据议事规则第 39 条的规定，现在这样做，今后还会这样做。这丝毫没有超出第 39 条对这类人士出席安理会会议所赋予的意义。我们也希望尽可能多多了解情况。

当然，我们很了解这些组织每一个的地位，绝不把他们的代表权同等看待，过去审议纳米比亚问题时，我们已经多次表明过这一点。

主席：谢谢西班牙代表对我诚恳祝愿并保证合作。

既然没有别的代表团想说明投票理由，现在我要以爱尔兰代表的身分，说明我们对 S/14451 号文件中提议邀请卡兰古拉先生和其他人士一事的投票理由。

尽管我们自己没有提出那项提议，我们还是投票赞成。我们这样做是把它当作一个原则问题，而不是想挑出哪一个团体或者是给予它任何特殊地位。如果曾经提议发出其它类似的邀请，我们本来也会投票赞成的，因为我们认为，安理会在讨论类似我们面临的问题时对其议事规则第 39 条的适用，不应该有所限制。然而，我要把我们的观点说得一清二楚，我们认为这个观点是符合安理会过去的惯例的，那就是：安理会按照第 39 条决定听询某个个人意见时，并不判断那个人所属的任何机构有无代表性。

就我们而言，应该清楚看到，我们投这一票，并不意味着我们把所谓的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图尔恩哈勒民盟）看作是纳米比亚的代表，也不意味着我们象第 439（1978）号决议第 3 段所说的那样承认它。我要明确表示，爱尔兰仍然坚决致力于全面迅速地贯彻安理会第 435（1978）号决议，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在联合国监察和监督下，以自由公正的选举来决定自己的前途。

(主席)

我以爱尔兰常驻代表的身分说明投票理由，到此结束，现在，我恢复履行安理会主席的职责。

我要以主席的身分告诉安理会各成员国，我收到了1981年4月20日尼日尔、突尼斯和乌干达三国代表的另一封信，内容如下：

“我们在本信上签名的安全理事会成员国，谨要求安理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在安理会审议‘纳米比亚局势’期间，向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对外关系秘书彼得·穆埃什哈恩格先生发出邀请。”

这封信已经作为安全理事会S/14452号文件印发。

我是否可以认为没有人反对这一要求？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按照惯例，我请彼得·穆埃什哈恩格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彼得·穆埃什哈恩格先生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在安理会会议席就座。

勒普雷特先生（法国）：我代表在S/14451号文件内那封信上签名的三个代表团发言，我要指出，刚才对要在安理会发言的两项要求所作出的决定，并没有得到同样的结果。人们对此只能表示惊奇，并且很想知道，这种结果是否反映对当事各方，也就是实际参加或者应该参加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各方，有令人遗憾的差别待遇。我们三国赞成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提出来的两项发言要求。请放心，我们这样做，是尊重习惯，出于公平感，希望广泛了解情况，而这些都是安全理事会审议问题时惯有的特点。

主席：现在开始审议议程上的项目。安全理事会今天的会议，是应乌干达常驻联合国代表以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的名义写信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中提出的要求而举行的。这封信载于S/14434号文件。

(主席)

安理会成员有下列两份文件：S/14423号文件，其中载有秘书长1981年4月1日的一项说明，把题为“纳米比亚问题”的大会第35/227A至J号决议递送安全理事会；S/14333号文件，其中载有秘书长就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第435(1978)号和第439(1978)号两项决议执行情况提出的进一步报告。

发言人名单上的第一位是乌干达外交国务部长、尊敬的艾伯特·皮乔·奥温尼博士议员阁下。我现在请他发言，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我相信也代表安理会全体成员——欢迎他到安理会来。

奥温尼先生（乌干达）：主席先生，我非常高兴地代表乌干达代表团，热烈祝贺你就任安理会主席的崇高职务。你本人追求和平与正义的决心，你的外交和谈判技巧，以及贵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事业所作出的众所周知的贡献，都使我们深信，在你的主持下，安理会将能明智而又大胆地履行其职责。

我也愿借此机会赞扬前任主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彼得·弗洛林大使在三月分以令人鼓舞和孜孜不倦的精神，领导安理会的工作。我国代表团在他的领导下参与安理会的工作，感到荣幸和愉快。

鉴于南非继续拒不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各项决议我国代表团以非洲国家集团的名义要求安理会召开这次会议，来审议纳米比亚问题。

去年，在联合国这里，我们庆祝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二十周年。当时，我们曾满意地注意到，自从大会在1960年通过第1514(XV)号决议以来，许许多多殖民地人民取得了独立。但是，这张本来可以令人自豪的名单上，却明显地缺少了纳米比亚人民。这一事实尤其令人不安，具有讽刺意味，因为纳米比亚与任何其它领土都不同，是由联合国独自负责。

纳米比亚的历史是一部不断辜负信托的历史。它是在斗争和等待之中的一个民族的苦难历史；这个民族进行斗争反抗外族占领的压迫，等待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恢复其权利。

(乌干达)

从1884年德意志帝国最初实行的殖民统治开始，纳米比亚一直不断被占领，到现在已经快100年了。因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打败，纳米比亚人民产生了迅速恢复其权利的希望。但是，这种希望很快就落空了，因为国联根据其委任统治制度，决定以种族主义南非更加狠毒的占领来取代德国殖民占领。

无怪乎南非没有实施《国联盟约》第22条规定的所谓监护制度，却着手在纳米比亚实行有系统的压迫计划。南非没有应用《国联盟约》第22条的原则，即“此等人民之福利及发展成为文明之神圣任务”，却建立起了无情剥削纳米比亚人力与自然资源的制度。简而言之，在国联之下，纳米比亚人民看到的是辜负信托。

随着国联的瓦解和联合国的诞生，纳米比亚人民把新的希望寄托于这个新的组织。这种希望很快又落空了。南非虽然是《联合国宪章》的一个签字国，却拒绝将纳米比亚置于《宪章》第十二章所规定的新的托管制度之下，甚且否认它在旧的委任统治制度下所承担的一切义务。

大会屡次劝说南非遵守《宪章》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的规定无效之后，终于在1966年第2145(XXI)号决议中决定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在同一决议中，大会决定纳米比亚由联合国直接专门负责。从那时起，南非的占领实际上一直延续，始终是一项非法行为。

应安全理事会的要求，国际法院于1971年6月21日发表了一项关于纳米比亚的咨询意见，其中认为大会已经有效地结束了南非的委任统治，因此，南非继续占领纳米比亚是非法的。因为非法，所以国际法院断定，南非有义务立即撤出纳米比亚。记得国际法院的裁决后经安全理事会在第301(1971)号决议中加以确认。安理会此后关于纳米比亚的一切决议中都重申这一立场。

这就是我们今天正在审议的这项非法行为的背景。那么，迄今为止安全理事会对这一非法行为作出了什么反应呢？令人遗憾的是，安理会至今的反应——是分段作出的——一直是踌躇不决和优柔寡断的。

(乌干达)

大体上说来，安理会对南非的非法行为分三个阶段作出了反应。在第一阶段中，从1969年3月第264(1969)号决议开始，安理会多次要求南非撤出纳米比亚。在那个阶段中，安理会还多次呼吁所有同南非有交往的国家不要同南非发生任何接触，以致可能暗示承认南非对纳米比亚的管辖权。因为南非不肯合作，第一个阶段的努力没有产生任何结果。

第二个反应阶段，或许可以称为对话时期，从1972年2月安理会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会议期间认真地开始。在第309(1972)号决议中，安理会责成秘书长和所有有关方面包括南非进行接触，以加快纳米比亚独立的进程。因为南非拒绝同秘书长合作，寻求对话的努力不得不在1973年放弃。

经过长期的僵局，安理会于1978年4月开始了第三个反应阶段，或许可以称为恢复对话时期。这次，安理会收到了五个西方成员国建议的解决办法。这项建议最后促成了1978年9月29日第435(1978)号决议和《联合国行动计划》，其中规定实行停火，在联合国监察下举行选举，以及在纳米比亚设立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

尽管比勒陀利亚政权先前曾经接受西方的这个计划，可是南非后来却用尽了人世间的一切花招和骗术，来破坏这个计划，阻止第435(1978)号决议的执行。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恢复对话阶段最后因为今年1月在日内瓦会谈失败而告终。

秘书长关于日内瓦会谈的报告载于S/14333号文件，于1981年1月30日提交安理会。

尽管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公开表明愿意签订停火协议，服从联合国监察下的选举，南非却只想利用日内瓦会谈作一个宣传场所。

第435(1978)号决议是西方主动提出的。我们虽然勉强但还是抱着诚意接受了它，条件是西方五国本身对南非施加压力，使其遵守联合国的计划。使我们深感遗憾的是，日内瓦的教训告诉我们，西方五国没有对南非施加压力。实际上，

(乌干达)

最近从西方五国中一个重要国家源源不断地传出公开对南非表示安慰和支持的言论，已经助长了南非的傲慢气焰和顽固态度。

大会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到现在已经将近15年了；安全理事会仍然未能结束这一非法占领。安理会不能容许这种事态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在这方面，国际法院在1971年6月21日的意见中，作了如下明确裁决：

“联合国的一个主管机构既作出具有约束力的裁决，称某一情况为非法，即不能没有任何结果。国际法院一旦面临此类情况，如不宣告联合国会员国尤其有义务结束此一情况，即未克尽其司法职责”。（《咨询意见》（英文本）第42页）

这个决定必然产生法律上的结果，就是结束非法情况。

(乌干达)

因为安全理事会总是采取半心半意犹豫不决的措施，至今未能制止南非的非法行为。然而，南非继续占领纳米比亚，绝非一般的非法行为。这一特殊的非法行为已经引起了最严重的后果。局势的特点是国际和平面临严重威胁，侵略行为不断发生；这一切都属于《宪章》第三十九条的范围之内。这些事态发展结合在一起，现在构成了《宪章》第三十九条中所说的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公然破坏。

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造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破坏，其具体要点如下：

第一，南非在纳米比亚驻扎大量军队，以此为手段，确保强行占领该领土。

第二，南非继续以纳米比亚领土为跳板，不断向邻国发动武装攻击。这些一次又一次的侵略行为，安理会知之甚稔，在南非侵略赞比亚之后，安理会于1976年3月通过了第393(1976)号决议；在南非大规模进攻安哥拉城镇卡辛加之后，安理会于1978年5月通过了第428(1978)号决议。此外还对安哥拉、赞比亚和博茨瓦纳发动多次侵略行为，但安理会没有正式加以审议。实际上，我们在前几个月看到这些攻击变本加厉。南非从纳米比亚领土发动的简直是一个造成整个南部非洲剧烈动荡局势的有系统而全面的计划。

第三，南非建立了一套复杂的镇压机构，以处决、酷刑、拘留和强迫劳动为惯常手段。纳米比亚人民理所当然反抗非法占领。随之而来的是纳米比亚爱国人士一方、以占领国一方的冲突，这种冲突现在确实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安全理事会从第269(1969)号决议开始，长期以来承认纳米比亚爱国人士反抗南非占领的斗争是正当合法的。因此，南非不从纳米比亚全部撤走，冲突就不可能结束。

第四，尽管《宪章》以及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各项决议都有规定，南非仍然一意孤行，图谋并吞沃尔维斯湾，从而肢解纳米比亚领土。

一个国家的非法行为引起的后果同时包括第三十九条中的三类情况，即：和平的威胁、和平的破坏和侵略行为，这是安理会不常面临的一种局势。鉴于南非继

(乌干达)

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已经造成了严重局势，具体包括对国际和平的严重威胁，对和平的持续破坏和经常的侵略行为，都属于第三十九条范围之内，还鉴于安理会多年来采用的种种措施都未奏效，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现在显然有义务运用《宪章》第四十一条，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安理会这样做，不但是履行《宪章》规定的职责，而且也是根据其本身的先例行事的。我是指关于南罗得西亚的第232(1966)号决议，在那项决议中，安理会为了结束那一项非法行为，援引了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一条，对史密斯政权实行了全面的经济制裁。

1966年南罗得西亚的局势无疑构成了对国际和平的威胁。然而，1981年纳米比亚的局势不但构成对和平更为严重得多的威胁，而且已经产生对和平的实际破坏和持续的侵略行为。如果安理会能在1966年援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一条来对付罗得西亚，那么，处于今天纳米比亚存在的远为严重的局势，这是安理会起码可以做的事情。

如果安理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将符合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的明确意见。这个意见已经反映在今年一月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阿鲁沙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反映在二月不结盟国家部长新德里会议通过的宣言中，反映在二月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亚的斯亚贝巴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反映在上星期不结盟国家协调局阿尔及尔部长级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中，也反映在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通过的各项有关决议中。所有这些决议和宣言都要求安全理事会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安理会不能再拖延了。这个局势在法律和政治方面都很明确。我认为，安理会必须现在采取行动，全面运用第四十一条来惩罚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因为南非的占领已经造成国际和平的严重威胁，和平的破坏和经常的侵略行为。

这些时候，非洲国家集团将提出这方面的决议草案。

主席谢谢乌干达外交国务部长对我国代表团和我本人说的非常亲切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塞拉利昂外交部长阿卜杜勒·康特先生阁下。我以个人的名

(主席)

义并代表安理会的成员，向他表示欢迎。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康特先生（塞拉利昂）：主席先生，在开始发言之前，请允许我表示我们赞赏和感谢你在担任安理会四月份主席期间，以为人楷模的方式，处理了这个庄严机构的工作。贵国爱尔兰共和国无疑是最坚定支持联合国系统本身，并支持联合国体系为加强世界安全作出贡献的国家之一。因此，此时此刻，在你担任主席期间，在安理会审议纳米比亚问题我们充满信心，感到鼓舞。

请允许我也感谢前任主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彼得·弗洛林先生在三月份以令人钦佩的方式，处理了安理会的工作。

今天，南部非洲的局势更加具有爆炸性，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也更加严重，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并以该领土为跳板，向安哥拉、莫桑比克、博茨瓦纳和赞比亚等邻国发动武装攻击，直接造成在南部非洲出现了一场没有一定期限、规模无法预测的种族战争的危机；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要求安理会，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保卫者，并以人类绝大多数名义，在那个地区负起它的责任，使那个地区恢复和平与信心。

此时此刻应当指出，在1968年初——对南非同纳米比亚的关系开始争论了大约20年以后——纳米比亚问题才正式提交安理会处理。那是紧接着1967年南非国家控告图哈德莱尼等人的臭名昭著的恐怖主义审判之后。安全理事会当时在一致通过的第245(1968)号决议中，注意到并赞同大会第2145(XXI)号决议，其中大会终止南非对西南非的委任统治。

我们此时来到安理会的目的，是要直截了当地要求安理会，为了和平，为了国际安全，代表世界舆论，甚至以纳米比亚人民的名义，对南非执行《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有关规定，以便抑制和防止那个国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进一步破坏和进一步的侵略行为。

(塞拉利昂)

我们要在此确认的是，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不但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而且已经引起了那个地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恶化，不但对那个地区，而且对全球和平，都预示有可怕的后果。第二，我们要确认纳米比亚毫无疑问是由联合国负责的。第三，我们也要确认，企图说服南非撤离纳米比亚的一切和平努力都遇到了彻底抵制和毫不让步的态度。第四，我们要确认，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并利用那块领土越界袭击那一地区内的邻国，是本组织《宪章》第三十九条中所称对和平与安全的直接破坏和侵略行为。

我们还要确认，安理会不容置疑有责任担负起《宪章》规定的义务，实行有效的全面强制性制裁，来对付南非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为。

从联合国成立以来，国联委任统治地西南非洲的地位问题和当时的委任统治国南非所推行的政策的问题，一直是联合国的这个机构或那个机构所讨论的问题，是从本组织诞生以来一直困扰着它的问题。1946年12月14日——如果需要提醒一下的话——大会审议南非关于将当时的西南非洲领土并入当时的南非联邦作为其一个省的要求。大会断然拒绝了那个要求，而在当年的第65(I)号决议中肯定：“将西南非洲委任统治地置于国际托管制度之下”。

从那时起，那一领土的历史和政治发展，不仅涉及了联合国的各个政治机构，而且还涉及了联合国的司法机构。在这段时间中，联合国的司法机构国际法院对那个领土的地位和南非留驻当地的问题，所作的裁决不下六次。

1966年10月，由于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顽固态度和殖民野心严重侵犯了纳米比亚人民的权利，由于南非否认并阻碍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权，大会终止了南非对该领土的委任统治权，并且要求它无条件地完全撤离当地。

然后，联合国直接对纳米比亚负起责任，把它置于大会1967年设立的纳米比亚唯一合法管理当局纳米比亚理事会的管辖之下。1970年，安理会在第276(1970)号决议中申明：“南非当局继续留驻纳米比亚，实属非法”（第276(1970)号决议，第2段）。1971年6月，联合国系统的司

(塞拉利昂)

法机构明确声明，南非继续留驻纳米比亚系属非法，南非有义务立即将其管理机关撤离当地。

从这些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南非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法律上，都没有资格呆在纳米比亚。因此，纳米比亚如今是由联合国负责的。因此，南非以武力对该领土实行的军事占领是非法的，违反了《联合国宪章》，违反了国际法院的意见，违反了大会和安理会的无数决议，甚至违反了国际法。南非侵犯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不许其人民自决，这同样是违反了《宪章》，同样应该受到谴责。

南非用武力对付纳米比亚人民，尤其是对付解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等于是对外国领土及其居民采取的战争行为。

尽管南非蔑视联合国，尽管它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人们还是认为，纳米比亚人民争取得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的斗争的。政治解决办法是可行的，可以成功的。我们认为，无疑的正是因为这样信赖和平政治解决办法和谈判进程，五国联系小组——加拿大、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合王国和美国——才开始了一个艰巨、曲折而到头来却是徒劳无功的讨价还价的进程。这个进程终于产生了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该项决议载有纳米比亚取得独立的计划。我们认为，该项决议本身是一个有诚意的行为，我们也就这样加以接受。该项决议要求联合国在纳米比亚采取民政和军事行动，以期为选举铺路，从而使该领土取得独立。

(塞拉利昂)

在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内，我们曾个别地和集体地对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有保留和疑虑。因为在我们看来，纳米比亚的独立问题是一个原则问题，不得含糊其词或妥协。最后，非洲统一组织的所有成员终于接受了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而且实际上还说服西南非民组赞成它，因为那项决议构想出纳米比亚取得独立的蓝图。

南非却以借口推托，左右摇摆，支吾搪塞，来回报非洲统一组织和西南非民组甚至西方联系小组的成员，以答复这一诚意行为；它道貌岸然地指责最近在日内瓦举行的执行前会谈不公正，冷酷地蓄意破坏会谈，便是证明。

我们认为，南非在纳米比亚问题上指责别人不公正，是不能容许的，真亏它说得出口。听到南非指责联合国和联合国系统、甚至孜孜不倦的秘书长不公正，就象魔鬼干了明显的坏事之后，却骂上帝不公正。

南非今年在日内瓦毫无疑问地表明，对它来说，谈判不是取得纳米比亚独立的手段。南非在日内瓦的所作所为都表示它一成不变地正面反对谈判、理性和理智，在这个世界机构面前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这就是我们的挑战，也是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参加安理会会议的原因之一。难道我们要让单独一个国家，让国际社会中的一个十足的无赖，违抗我们集体的和个别的意志而又不受惩罚吗？

当然，安理会中有一些人老喜欢引用偏私的理由来主张对南非实行第七章规定的措施。

我们要对这些人说，问题是明显的。我们是要保持和维护我们集体和个别幸福归根结底所赖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呢？还是要为了微不足道的、短视的、一时的眼前的利益而庇护南非，听任南非躲在顽固和蔑视的蚕里、肆无忌惮地生存下去呢？无疑，后一种做法不但对南非和那些愿意同它站在一边的人来说，而且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灾难。

尽管联合国甚至整个国际社会长期不懈地努力谋求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南

(塞拉利昂)

非一次又一次地表现出它对本组织的各项决议和国际法无动于衷，毫无道理地置之不理，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

南非不去和平地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相反地，它所进行的种种活动的目的始终都是肢解纳米比亚，破坏其国家和领土完整，打乱其自然人口组成，并吞沃尔维斯湾，对构成纳米比亚领土不可分割部分的一些岛屿主张享有主权，而且有系统地、残酷地剥削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明目张胆地违反了联合国有关的决议，违反了上面提到了国际法院咨询意见，违反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所发布的关于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的第1号法令。

上述情况并不详尽，但却证实非洲国家集团、甚至国际社会一切爱好和平的成员今天向安理会提出要求的基本理由，那就是：面对这一切非法行为，安理会义不容辞必须负起自己的责任，对此采取果断行动。

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背弃了促进纳米比亚人民的民族和精神福利的神圣使命，在纳米比亚推行可恶的种族隔离制度，残酷镇压当地居民并剥夺他们的自决权，这一切不可避免地激起纳米比亚人民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采取正当的对策，以抵抗为方式，争取民族解放，这一努力今天通过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表现出来。

为了上述和其它种种理由，非洲统一组织多年来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作为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的真正代表，这一立场在联合国各机构的决议中得到了支持和响应。

为对付纳米比亚人民争取独立英勇斗争，南非怀着痴心和卑鄙目的，想巩固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对纳米比亚人民实行恐怖统治，达到了种族灭绝的地步；把纳米比亚变成了一个兵营，占领军共有兵员 75,000 名。

南非为了宣传或者为了其它理由，宣称在过去两年中打死了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所属的 3,343 名自由战士。背后的战略是明显的：南非的目的在于大批消灭纳米比亚的人口。既然南非的军队是用种族主义招募和培养起来的，他们所关心的是

(塞拉利昂)

人的肤色，因而无法确定被杀害的人究竟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自由战士，还是爱好和平、手无寸铁、碰巧又是黑种的居民。

南非新的帝国主义侵略战略的目的在于巩固它对纳米比亚的控制，恐吓邻近的非洲国家，因为那些国家由于地理位置邻近，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收容了过去逃避和现在继续逃避南非在纳米比亚军事恐怖手段的成千上万的纳米比亚妇孺老幼，南非还把纳米比亚变成了一块跳板，从那里向安哥拉、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不断发动武装攻击，多次进行侵略。这些屡次发生的侵略行为不但明目张胆地侵犯了这几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也违反了世界各国关系所应遵守的国际法原则。

鉴于这一切事实，我们庄严要求安全理事会对南非实施《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中所规定的全面强制性制裁，并且包括石油禁运，以便确使南非立即服从安理会关于纳米比亚的各项决议和决定。。

我们的要求是以《联合国宪章》为依据，是以我们的法理和惯例为基础。这也是重申我们信任本组织，我们不能把纳米比亚人民遗弃。我们注意到了有一些人辩称，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会造成无辜人民的痛苦。那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对他们说：越早越好，以免延长痛苦。况且，这件事涉及重大的原则，不论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我们都知道，一个或一个国家集团对另一方单方面实行制裁，有时候实行政治、军事和经济抵制，以期达到某个政治目的，尽管无辜人民由于这些行动而遭受苦难。那么，要求国际社会，在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的安全理事会主持下，制裁国际社会中的一个行为越轨而屡次犯法的成员，难道就过份了吗？依近来的做法，安理会曾负责下令实施《宪章》第七章规定的全面强制性制裁，来对付一个不但蔑视国际社会的决定、而且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实体。我们认为，在与南非有关的纳米比亚问题上，这些原则是相同的；只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南非的不妥协态度所造成的不可接受和无法容许的种种做法，使这一难题更加严重了。

(塞拉利昂)

为上述和其它理由，我们恳求安理会担负起联合国全体会员国赋予它的神圣职责：承担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

毫无疑问，事实和证据说明，多年来南非对纳米比亚领土的政策和做法，对联合国政治机构和司法机构各项决定和意见的不断漠视，不仅仅是对和平的威胁：实际上，南非不折不扣地、明目张胆地破坏了和平。

而且，尽管国际法院裁定南非留驻纳米比亚为非法，安理会和大会也多次重申这一行动是非法的，南非公然置之不理，继续对纳米比亚实行军事化，毫无疑问，这不但是侵犯了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而且是一个明显的，无可争辩的侵略行为。

(塞拉利昂)

使局势更为复杂和恶化的是，南非利用纳米比亚领土越界袭击邻近的主权独立国家，我们认为，这是进一步明目张胆破坏国际和平，是不可宽恕的侵略行为。

我们今天到安理会来是为了祈求我们祈求维护联合国的正直立场，因为在本组织整整35年的历史中，没有任何国家象南非那样对本组织如此傲慢，如此藐视，如此轻蔑。我们祈求信赖国际的程序和制度，因为，如果安理会今天不能担负起责任，不能按照《宪章》第七章采取适当的措施，这一失职行为将沉重打击全世界对国际程序和制度的信赖。

最后，我们还要祈求国际和平与安全，因为南非继续留驻纳米比亚以及它在那里采取的政策大大扰乱了国际和平与安全。

为了我们共同的人性，为了联合国的正直立场，为了维持和平与正义，我们恳请安理会答应这一祈求。

主席：谢谢塞拉利昂外交部长对我国和我本人说的友好的话。我也用同样的话衷诚致答，并且希望，在我们继续进行辩论期间，我作为主席，不致辜负他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古巴外交部长伊西多罗·马尔米亚卡先生阁下。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马尔米亚卡先生（古巴）：十五年来，我国代表和其它会员国的代表直接听到美国政府及其剥削南非和纳米比亚黑人的伙伴的代表滔滔不绝的言辞、谬论和曲解，这些言论的目的在于阻碍1966年以来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本身通过的各项决定的执行；这些决定屡次肯定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当局必须停止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必须开始逐步让纳米比亚能加入独立主权国家的行列。

为上述理由，不结盟国家运动协调局部长级特别会议——今年4月16日至18日在阿尔及尔举行——作出了如下决定：

“鉴于纳米比亚被非法占领造成南部非洲局势的不断恶化，面对着南非为阻

(古巴)

碍寻求解决纳米比亚问题而屡次设置的许多障碍，协调局决定采取行动反对歪曲纳米比亚问题实质的企图，这个问题明确地是一个非殖民化和非法占领的问题。”

不结盟运动目前由古巴共和国国家和政府首脑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统担任主席。我国代表团现在明确依照协调局在阿尔及尔举行的会议所授与的任务，代表不结盟运动来参加安全理事会这一系列会议。

我国代表团高兴地看到你主持安全理事会专门讨论纳米比亚问题的这一系列会议。这是一个重要的项目，国际社会已经发出紧急呼吁，要求迅速而公正地予以解决。

我们一开始就说过，15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在此期间，种族隔离政权及其盟国和支持者不但不听从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意愿，反而继续不断傲慢地蔑视国际社会，拒不服从本组织的各项决议，加强其军事存在，加紧实行其恐怖、种族主义与压迫的统治，加紧有系统地剥削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和黑人，公然违反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第1号法令。

不要让任何人误解是谁鼓励和造成南非少数政权的无法无天。只因某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利坚合众国及其跨国公司、银行和金融机关——的支持和纵容，南非种族主义者才能够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推行扩张主义、干涉主义的侵略政策来对付独立的邻国——主要是对付安哥拉、莫桑比克、博茨瓦纳和赞比亚。

南非在那些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公然违反《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违反联合国的各项决定和决议，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这不仅否认了纳米比亚人民在一个统一的纳米比亚内取得自决、民族自由和独立的不可剥夺权利，而且是为了使南部非洲始终处在不稳定和不安全的状态中。为此理由，不结盟国家外长在阿尔及尔谴责了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推行的破坏稳定、进行挑衅和侵略的一贯政策，这种政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

(古巴)

今年早些时候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执行前会议归于失败，这是由于南非种族主义当局决意继续不断违抗国际社会，也是由于联系小组的西方成员国没有政治意志使它们自己开始的谈判解决进程取得成功，没有政治意志向比勒陀利亚政权施加必要的压力。

对不结盟国家来说，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政策以及那些把它视为盟国的国家的政策，也是旨在按照比勒陀利亚的利益，违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和第439(1978)号决议，把一个新殖民主义的解决办法强加于纳米比亚，不让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通过联合国监督和监察下的民主过程而取得权力。

因此，有必要极力地强调我们全力支持并声援纳米比亚人民的解放运动——西南非民组，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完全支持和赞同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的呼吁，向西南非民组提供多边援助，支持它进行斗争，保证纳米比亚早日获得民族独立、主权和全国领土完整，包括沃尔维斯湾、企鹅群岛及其它沿海岛屿在内。

而且，必须制止南非种族主义占领者和一些西方国家跨国公司对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的掠夺和对纳米比亚人民的剥削；必须制止一些西方国家、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同博塔法西斯政府之间的军事与核勾结；必须制止南非军队甚至从纳米比亚领土出发对前线国家进行的罪恶侵略行为；必须制止推行公开的国家恐怖主义政策来对付南非的黑人、对付纳米比亚解放运动西南非民组和对付邻国。

在这方面，协调局对美国政府宣布的措施深表关注，这些措施是要使美国国会撤消《克拉克修正案》，以便公开提供军事援助给予为比勒陀利亚政权效劳的叛徒集团，这些集团以纳米比亚为基地，企图动摇安哥拉的合法政府。协调局还重申不结盟运动决心支持前线国家，加强其防御能力，以对抗南非一再发动的侵略行为。

不结盟国家重申纳米比亚问题本质上是非殖民化和非法占领的问题，谴责一切为了阻碍纳米比亚人民行使自决和民族独立的不可剥夺权利而想歪曲问题基本性质的企图；谴责一切影响纳米比亚领土完整的企图；谴责一切依靠傀儡组织实行“内

(古巴)

部解决”的企图；谴责一切把纳米比亚问题说成是区域性冲突、抹煞其世界性、尽量掩盖纳米比亚种族主义占领者对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意志蔑视的企图；谴责一切修改或冲淡联合国计划关键部分的企图，这个计划是普遍接受的使纳米比亚和平过渡到独立的唯一方案。

近年来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拒不接受联合国的意愿，拒绝采取任何认真的步骤来终止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为纳米比亚的独立铺平道路。恰恰相反，在过去15年中，南非有计划地加强了它在纳米比亚的经济和军事存在，破坏一切以国际接受的原则为基础通过谈判取得解决的努力。实际上，南非种族主义者已经表明，他们极度轻视国际法和本组织《宪章》中所载的各项宗旨和原则，不尊重各国人民自决和独立的权利，蛮横地坚持臭名昭著而且残暴的种族隔离制度，这种制度已经被联合国大会称为一种危害人类罪行。

在西方五国联系小组发起的、近年来一直举行的谈判中，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典型作风是口是心非，支吾推诿。现在已经没有继续拖延或玩弄花招的余地了。如果一定要把其它途径都堵塞，纳米比亚人民在其唯一的真正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英明而又刚正的领导下，将不停地奋斗以武力取得独立。

安全理事会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都有义务按照载有《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大会第1514(XV)号决议，帮助确保纳米比亚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在这方面，安理会还有无法推卸的责任，使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服从大会和安理会本身的各项决定和决议。

我根据最近在阿尔及尔举行的不结盟运动协调局部长级特别会议所委托的任务，荣幸地通过主席先生请求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国对南非种族主义政府采取《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的全面强制性制裁，包括石油禁运；那个政府公然违反《宪章》的原则和宗旨，完全藐视本组织的准则，决定和决议，不但逾越了国际法的规范，违抗国际社会的意志，同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主席：谢谢古巴外交部长对我作为主席的良好祝愿。

斯利姆先生（突尼斯）：主席先生，我们感到放心和宽慰的是，这次会议在你的主持下举行。你毫无保留地献身于《宪章》的原则，你的活力和主动进取的精神，我们熟知的、而且从你本月初就任安理会主席以来已经更加令人注目地表现出来的确实卓越的妥协精神，都使我们更加相信，在你的领导下，安全理事会将能克尽《宪章》赋予的职责，在这个艰难困苦时刻，更是如此。

除了表示至诚的祝贺之外，我愿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全力合作。

我也祝贺前任主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彼得·弗洛林大使，他在上个月处理安理会工作的方式令人钦佩，堪称典范，极其有效。

我也要欢迎我们许多国家的外交部长出席我们的会议，他们来此重申，他们的政府和国家以及交给他们任务的各区域性组织，都在致力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加强联合国与安理会的作用。同时，他们到这里来证实，这个机构内外都极其重视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纳米比亚问题。

突尼斯共和国外交部长阁下今天本来是要到这里来，同负有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不结盟运动所授任务的其它一些国家的外长一起，在这里发言，但因排好与我们国内政策有关的日程，他不能赶来。但是他仍然非常希望尽可能密切地注视辩论的情况，而且嘱咐我支持安理会非洲国家和不结盟国家代表们采取的联合行动，嘱咐我在这里重申，布尔吉巴总统的政府全力支援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进行斗争，争取纳米比亚兄弟们的尊严和纳米比亚的独立。

(突尼斯)

提请安理会审议的这个问题至为严重，而且引起大家的期待和希望，因此，安全理事会现在正处于其历史上一个关键的和十分重要的时期。安理会必须宣判原由联合国帮助确定和普及。安理会本身保证在全世界捍卫和贯彻的一些理想和原则的命运。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在本组织通过第1514(XV)号决议后二十几年，我们还要讨论所谓自决、独立、自由和正义等原则的执行问题。

在非洲的土地上，在纳米比亚，还有一个民族在进行斗争，争取别人承认他们的尊严和独立的权利。在非洲的土地上，还有那么一块地方，把压迫、镇压和剥削当作一种制度而确立起来，当地的政权无视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并且为了它自己的殖民主义利益，同样有恃无恐蛮横霸道，对国际社会的意愿和联合国的决定全然不屑一顾。

如果说我们应该使国际上承认的各项原则发扬光大，贯彻执行那么，我们也应该——因为现在正是时机——注意到南非政权对本组织不断作出的傲慢的蔑视行为。

不幸的是，这些蔑视行为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

早在1946年，在本组织成立一年之后，南非就作出了第一次蔑视行为：它拒绝依照大会第一届会议的主张，把当时称为西南非洲的纳米比亚领土置于托管制度之下。

1949年，南非单方面宣布废弃国际委任统治，而且，尽管国际法院在1950年发表意见确认委任统治有效，南非还是拒绝按照明确的规定，向大会报告它管理的情况。从那时起，比勒陀利亚的蔑视行为持续不断，有计划地反对任何同联合国合作与谈判的办法。本组织多次呼吁所得到的回答是造成既成事实的政策，比勒陀利亚越来越把纳米比亚领土视为它的第五个省。

联合国怒不可遏，于1966年决定正式终止国际委任统治，取消南非管理纳米比亚领土的任何权利。联合国负起这方面的全部责任，随后设立联合国纳米比

(突尼斯)

亚理事会，决心通过这个理事会，负责引导纳米比亚走向独立。这项决定遭到南非又一次拒绝、又一次蔑视，它继续留驻——当时已属非法——纳米比亚。

安全理事会在第276(1970)号决议中决定确认南非留驻纳米比亚是非法的。国际法院1971年的意见宣布，南非：

“……有义务立即将其管理机关撤出纳米比亚，并停止占领该领土”。(《咨询意见》，(英文本)第46页)

比勒陀利亚对所有这一切都采取同样抵制和蔑视的态度。

五年之后——在这五年中，比勒陀利亚巩固其据点，有计划地剥削纳米比亚的劳动者和资源，残酷镇压纳米比亚人民的解放斗争，无耻地竭力进行惨不堪言的班图斯坦化勾当——五年之后，在1967年，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第385(1976)号决议，重申纳米比亚人民有权自由地决定他们自己的前途，并且声明：

“……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之下的自由选举必须在把整个纳米比亚当作一个政治实体的情况下来举行”。

安全理事会1976年决定要进行的选举至今尚未实现。比勒陀利亚的蔑视行为没有引起什么反应，使人怀疑到联合国的意志和决心。纳米比亚人民和整个非洲开始提出问题来。1978年他们得到了回答。那是来自安全理事会的五个成员国的回答，它们拟订了一个通过谈判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计划。

纳米比亚人民已经证明他们有决心，有勇气，他们通过自己唯一的真正代表西南非洲民组——这个组织1973年得到国际上承认，证明了它已经成熟，具有强烈的责任感——表示接受向他们提出的办法：通过对话和谈判来行使自决权，取得独立。

另一方持什么态度呢？西方五国施加的压力和影响是否有决定作用呢？国际社会仍然注意到南非接受了这个解决计划。

整个国际社会在1978年和安全理事会同时协议采用这个计划。

(突尼斯)

在第431(1978)号决议和第435(1978)号决议通过三年之后,仍然在进行预备谈判。然而,尽管非洲具有奇异的耐心,那时也快要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了,联合国和秘书长也快要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了。秘书长在这件事上的坚定态度和决心值得我们大大称赞。后来,比勒陀利亚有所表示,于是就召开了日内瓦会议。

在联合国的主持下,纳米比亚人民通过西南非民组,整个非洲通过前线国家,会集联系小组成员国,在日内瓦会议的议席上同比勒陀利亚政权指派的代表面对面进行会谈。

1981年1月7日到14日期间,比勒陀利亚的代表真是名不虚传。他们展开大规模的公共关系活动,最后他们回答双方说,他们不准备遵守诺言,也不准备履行承诺——这双方的努力和耐心都值得大加称赞。他们又一次表明,他们不能接受谈判的语言,不能接受民主和选举的概念。秘书长于1月30日提交安理会的详尽客观的报告(S/14333)在这方面说得特别有道理,意味特别深长。

当然,日内瓦的这次失败本来是可以预见的,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南非的托词、拖延战术和拙劣花招。这些行为的目的不说自明,就是要拖延时间,以便永久统治纳米比亚的,继续剥削纳米比亚人民和他们拥有的资源。除了那些已经向日内瓦会议、因而也就是向国际社会和安全理事会表明的蔑视行为以外,日内瓦会议的失败又是一次直接的蔑视行为。

自1946年以来蔑视联合国而又未受惩罚的历次行为,难道需要一一列举吗?显然,时机已到,联合国应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自联合国成立以来一直存在的严重争端。联合国必须一劳永逸地终止《宪章》最初的51个签字国中一个国家迄今为止一直对联合国作出的不可容忍的蔑视行为。单凭这一点,联合国就有充分理由按照《宪章》采取必要步骤对付南非的所作所为。单凭这一点,就有充分的理由,何况这还是有关整个民族的命运的问题,那个民族受《宪章》的理想和原则的感召,正正当地希望得到尊严、自由和独立。

(突尼斯)

随着日内瓦会议的结束，一切劝说和道义压力的方法似乎都已经用完。纳米比亚人民所表现的耐心不可能没有限度。从1981年1月14日以来，非洲各国人民一直等待着我们的反应。我们的缄默不能使他们放心。我们现在是否能够充分满足这些期望？

当然，并不是要我们现在在此地开会的人来主张让纳米比亚独立。那个阶段早已过去了。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为了纳米比亚人民的利益而重申支持和赞扬他们一直在进行的反对征服和反对消灭人性的英勇斗争。我们应该不再拖延和推诿立即决定哪些方法和手段可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行使自决权。联合国根据第435(1978)号决议苦心制订的计划，无疑是提出了一个本来是可以认为有效的纲领，因为那个计划要在1981年将权力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八个月以后的局势怎样呢？我们安理会岂能让纳米比亚人民在绝望之余采用最后的手段来恢复他们不容剥夺的权利吗？在日内瓦会议之后，如果我们还要鼓吹只通过谈判和对话来解决问题，人们还会相信吗？

目前，我国代表团一方面保留在辩论中再次发言的权利，一方面认为，除非安理会成员，尤其是那些在这方面负有主要责任的成员，首先不加任何限制地彻底重申它们承诺在规定的时限内按照联合国制订的目标让纳米比亚取得独立，否则就谈不到鼓吹谈判的问题。

我国代表团认为，实现上述目标的——实际上从我们的承诺中产生出来的——必要条件是尽力使南非无法遂行那种因为有恃无恐而自负傲慢的政策。因为如果我们一方面宣称正在同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扩张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作斗争，另一方面却又同那个政权保持着假定以互相尊重为基础的正式关系，如果我们让那个政权有机会购买武器，而不顾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如果我们让它逐步加强它的军火库，以此支撑它的镇压和侵略政策，如果我们直接或间接地同它保持经济和贸易关系，巩固它在国内的势力，加强它的种族主义和霸权主义措施，那么，我们的决议还会有什么用？我们还会有什么信用呢？

(突尼斯)

国际社会既然承诺取得纳米比亚的独立，就必须对南非政权施加真正有效的压力，使它无法遂行其政策。《宪章》的规定，特别是第七章的规定，授予我们这种权力，也迫使我们这样做。我们必须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到了那个时候，南非失去支持、感受到孤立的严重威胁，才会决定放弃傲慢和蔑视的态度，同意真正参加使纳米比亚独立的进程。

既然如此，如果能迅速这样做，南非就能——在由联合国主持的、同联系小组和得到整个非洲、不结盟国家以及所有热爱和平与自由国家支持的前线国家一起进行的建设性讨论的范围内——认清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代表，即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那个组织始终有决心通过谈判或任何其它途径，取得本国家的独立。

在这些会议上，人们要求我们作出重要的决定，采取具体的措施。我们应该表现出政治上的勇气，同样也应该鼓足干劲，注重效率。那个民族的命运同《宪章》原则的前途、同联合国的信誉、同和平与国际安全的维持，都息息相关，它的前途取决于我们每个成员的态度。

我们举行这个会议，此时此刻，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评断我们。纳米比亚和非洲各国人民都在注视着这个机构，等待着我们的决定。主席先生，我希望，在你英明的领导下，我们能毫不迟延地一致作出不辜负他们期望的回答。

主席：我要感谢我的好朋友突尼斯代表非常热诚友好地对我表示良好的祝愿。下一位发言人是尼日尔外交与合作部长达乌德·迪亚洛先生。现在请他发言。

迪亚洛先生（尼日尔）：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就任安全理事会四月份主席。你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出色地领导了这个受人尊敬的机构的工作，这确切地证明了你的才能，其中我们要指出，你具有外交家的杰出才华，你做事始终一致，又有分寸，你对国际关系有着敏锐的感觉。我相信，在你的杰出领导下，安理会目前工作的热诚和严谨态度同我们面临的议程项目严重性相符。

我还要衷心赞扬前任主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彼得·弗洛林阁下。他在三月份表示极力支持安理会履行其任务并发挥其活力。

现在我们又一次在这里开会讨论纳米比亚问题。这是个老问题，所以我们都了解它所有的情况和涉及的因素。不过，今天我们有进一步的了解：种族主义的南非有钢铁般的决心，要继续非法统治纳米比亚领土。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眼里日内瓦会议的唯一功绩，就是撕下了南非的假面具，清楚地表明，一个国家15年来一直违抗国际社会而不受任何损失，已经使它极端顽固不化，坚持公然挑衅和蔑视的政策，最后还肆无忌惮地不理睬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不结盟运动和联合国本身的警告和极其庄严的决定，到了完全无可救药的地步。如果今后还想用道理来说服这样一个国家，那只是幻想。

在这种情况下，如此众多的外交部长一起来到这里，特别接受非统组织和不结盟运动的嘱托，来安理会谴责南非的态度，宣布不能容许纳米比亚目前局势再延续下去，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加合适、更能表明态度的呢？

实际上我们正进入国际关系的一个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如果再推迟纳米比亚的解放，如果国际社会对这个苦恼的问题因循苟且，如果纵容鼓吹种族隔离的人那就会严重危害非洲的稳定和全世界的和平。让我们简要地看一下背景情况。

我们知道南非的秘密计划：就是按照它的意思来塑造纳米比亚，这样一个纳米比亚最多只有名义上的独立；这样一个纳米比亚将象佃户一样给领主纳税或交纳封

(尼日尔)

建税；这样一个纳米比亚将向南非强权出卖资沅；这样一个纳米比亚将成为种族隔离制度的桥头堡，用来制造邻国的骚动和混乱。

这就是公然违反安全理事会第 385(1976)号和第 435(1978)号决议在 1978 年 12 月举行的所谓选举的含义。这也就是南非在纳米比亚随心所欲地发明和实行的补补钉钉的管理与政治方法的含义。最后，这也就是从日内瓦会议失败以来南非企图阻止联合国的努力，尽可能摆脱向安全理事会第 435(1978)号决议，经常拙劣玩弄的挑衅性花招的含义。

但是情况不止这些。有些国家同南非有着积极的同盟和热烈友好的关系，比勒陀利亚加以有效利用，因为它知道这些关系是稳固的，在纳米比亚问题的复杂性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显然，种族主义政权现在正是利用这些关系来毒化国际关系，甚至企图在上述同伙和以非洲国家为前列的世界上其它各国之间煽动对抗。

而且，比勒陀利亚的这种策略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特别大张旗鼓诬告联合国态度不公，企图尽可能地使打击联合国的信誉。然后它以戏剧性的姿态挺身而出，几乎不加掩饰地讹诈它自己的盟国和朋友，要它们记得它们之间的密切经济关系，这样，即使得不到它们的明确支持，也要使它们主动采取谨慎态度。归根结底，这个问题同时也在于南非企图继续并加紧剥削纳米比亚财富的问题；在那块领土上建立新的隶属关系的新条件；对前线国家加紧进行破坏、挑衅和武装侵略，因为这些前线国家有勇气大声疾呼公开揭露南非的一切诡计，并且以它们贫乏的资沅来反对鼓吹种族隔离的人的阴谋。

在所有这些花招背后，隐约看出有一种决心要镇压、钳制并最终孤立西南非民组那个正在沉着镇静、怀着责任感进行斗争、真正属于纳米比亚人的组织，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代表。我们必须承认，多亏西南非会组，纳米比亚才没有发生最坏的情况，尽管南非殖民者每天都造成这个组织许多成员的殉难，尽管这个组织的斗士们已经忍无可忍了——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纳米比亚人民已经准备加强斗争，打个天翻地复。

(尼日尔)

很遗憾，我们不能不担心到，目前事态的发展，加以世界上有些国家本来无论如何都应该表现出多一点的主动性，却抱着不冷不热的态度，而且缺乏惊解，这只会使西南非民组在最近的将来改变立场，用战争来对付战争，用战争来对付镇压，用战争来对付轻蔑的态度，用战争来对付因循拖延，甚至用战争来回答对话的提议。

如果发生这种灾难，非统组织、非洲、不结盟运动和世界上大多数进步人士显然不会无动于衷，而会本着团结心和责任感，毫不犹豫的运用自己的一切武力、一切手段来保卫纳米比亚的独立和自由。正如一些决议所表明的，我们在非统组织和不结盟运动中已经决定加强西南非民组的能力，使它能够担负起它的全部责任，能够应付任何挑战，能够抵抗任何个别的或大规模镇压的意图。

不过，现在把这种可悲的事态发展说成不可避免的事，恐怕还言之过早。或许在重新分析形势之后，因不可能得出任何别的结果，南非最明显的伙伴们就会和世界上其它国家一起来规劝南非，如果它主动、真诚、积极为即将来临的纳米比亚的解放而努力，将有利于它自己的生存和世界和平。这件事，毫无疑问是越快越好。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特别要向联系小组西方五国强调，今后它们运用策略的余地极其有限，因此它们的任务就显得越来越棘手。它们再也不能两面讨好了。它们只能接受无法逃避的结局：按照联合国的有关决议，更具体地说，按照安全理事会435(1978)号决议，迅速、民主、彻底地解放纳米比亚。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深信，南非横行霸道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除非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有关规定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南非决不会开始真正冷静下来，估计今后谈判的代价的。事情就是这样，尽管这种制裁无疑会对纳米比亚本身和前线国家脆弱的经济造成一定很大的损害。但是，这无疑给国际社会又一次机会，来表示它积极支援这些国家，使它们的痛苦能够减轻，使它们的斗争——我们的斗争——能够胜利。在这方面，我们将永远牢记英雄的津巴布韦的光辉榜样，它最近刚从叛逆的罗得西亚的废墟中诞生。

(尼日尔)

这些制裁涉及经济关系的一般领域，特别反映于石油禁运，加上安全理事会第418(1977)号决议已经决定实行的武器禁运，真正会使南非感觉到孤立的枷锁，这是它不可思议的顽固态度和国际的责难所造成的结果。

这就是我对纳米比亚局势的一些想法，我愿把这些想法告诉安理会，作为对这次重要辩论的贡献。

不过，我在结束发言时，还要说明我国以及我本人赞赏联合国秘书长库尔德·瓦尔德海姆先生的杰出努力。他尽管迂到无数障碍，受到极不公正和非常粗野的指责，仍然坚定地继续努力使南非恢复理智，以便取得纳米比亚的和平解放。我要向他保证，尼日尔支持和鼓励他致力谋求和平与各国之间的和睦关系。我希望他把这些祝贺与鼓励的话转告秘书处全体人员，特别是转告布赖恩·厄克特先生。

我也要赞扬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努力，它这样尽忠职守，当然应该有一天得到国际社会的赞扬。

主席：谢谢尼日尔外交与合作部长对我说的非常友好的话。如果他允许的话，我要说，秘书长和他的工作人员也同样表示感谢。

下一位发言人是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长费利凯·格德利——吉奥吉斯先生阁下，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格德利——吉奥吉斯先生（埃塞俄比亚）：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并通过你感谢安理会各成员国同意我国代表团的请求，让我们参加关于纳米比亚这一重要而紧急的问题的辩论。我也要 and 已经发言的各位代表一样，祝贺你就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我还要祝贺前任主席干练地主持了三月份安理会的审议工作。

我国代表团参加安全理事会目前对纳米比亚问题的审议，是因为强烈地意识到埃塞俄比亚长期以来反殖反帝的传统。自从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以不复存在的国联的成员资格，大约在二十年以前把纳米比亚一案提交国际法院以来，尤其是从明年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开始以来，纳米比亚的独立，以致非洲的彻底解放，一直都是我国最重要的目标。

因此，我遵照我国国家元首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同志的明确指示，今天来到这里履行埃塞俄比亚人民的历史性责任，完成我国接受的任务，就是和其它姐妹国家一起代表不结盟运动出席安理会现在举行的会议。

今天，国际社会正注视着这个尊严的机构，注视着这个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有法律权力和政治义务执行国际社会意志的唯一机构。这次安全理事会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能不能堂堂正正地履行它的责任，并不取决于它所正在处理的问题的新奇性或复杂性。

纳米比亚问题和联合国的历史一样悠久，所涉问题都是简单明了，众所周知。从本质上来说，争论的问题是：迫使南非政权终止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呢，还是让它继续剥夺纳米比亚人民的基本人权和根本自由。凭理智和政义，都应该立刻把南非赶出纳米比亚领土。纳米比亚人民在他们唯一的真正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领导下进行勇敢斗争，最终不可避免一定会实现这个目标。这是一切记取历史教训的人们预料中自然的结局。然而，在这个开明的时代里，非洲一直希望，纳米比亚人民不必进行长期的、牺牲重大的斗争，来争取自由和独立。人们曾经希望，人类的共同意愿和联合国的精神权威能够说服南非政权。现在，时间已经证明，这种希望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一个在武力和恐怖主义基础上

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政权，既不懂得也不会运用理智。

四年以前，西南非民组和非洲接受了西方五国提出的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非法占领的计划，因为它们期望，理智与正义最后会在南非心中战胜一切。而且，这五个西方国家不仅是以安全理事会成员的资格、尤其是以在南部非洲有既得利益的国家的资格提出计划，所以西南非民组和非洲、也可以说使整个国际社会都相信和希望，它们会用这些既得利益作为力量来对付南非。过去四年的经历充分说明，理智与正义并没有战胜一切，西方国家至今也丝毫没有显示出它们愿意积极运用它们在比勒陀利亚的巨大影响，来证明国际社会对它们的信赖没有落空。这几年中，背信弃义和欺骗蒙蔽始终是南非行为的特点，而诚意和耐心则是西南非民组外交行动的标志。总而言之，南非恐怖主义、种族主义政权支吾推诿，最后竟断然拒绝联合国计划，使西南非民组和非洲都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使纳米比亚和平过渡到独立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

这四年的空想和幻灭的希望，只有使南非从中得到好处，使它能够设立各种非法的、没有代表性的机构，来巩固它在纳米比亚的势力。令人遗憾地纳米比亚不但没有独立，反而更加陷入依附的地位了。对于安全理事会的每一次呼吁，南非报以蔑视和无礼。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下一步往哪里走？是否应该容许比勒陀利亚无限服地否决纳米比亚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与独立的权利？是否应该容许它继续对抗全世界而不受惩罚？我们必须响亮地回答：不行。那么，为了实现纳米比亚人民的抱负，为了实现联合国的意愿，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这几次会议应该作些什么呢？

如果安全理事会必须达成这个历史性任务，才能够在各国、各民族的生活继续成为一股活生生的积极的力量。联合国对纳米比亚的独立负有独一无二的责任，安全理事会不容辞要履行这个责任。

南非政权已经多次表明，它不肯同意让纳米比亚独立。因此我认为，除了支

(埃塞俄比亚)

持正在继续进行的武装斗争之外，国际社会剩下的唯一步骤是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强制措施。

南非一贯坚持继续不断否认纳米比亚人民自决和独立的权利，就是违反了《宪章》的文字和精神。它在纳米比亚进行镇压战争，一再侵略安哥拉、莫桑比克、赞比亚和博茨瓦纳等独立的邻国，就是破坏了和平，因而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个事实早就为大会所确认。因此，人们理所当然地期待安全理事会采取同样的作法，而不要等待非洲爆发种族战争。

我们都知道，有些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南非有着密切、广泛的经济与军事合作，而又假装对整个局势有不同的看法。这些国家也在西方五国之列，那五国提出了计划，最后产生安全理事会1978年9月第435(1978)号决议，但在执行决议方面却没有尽到它们的特别义务。这些国家也是大肆掠夺纳米比亚人力和自然资源的主要受益者。这些国家同比勒陀利亚在政治、经济、军事包括核武器方面建立公开和秘密的广泛联系网，因而助长了南非盘剧纳米比亚的能力，这一点是无可争论的。在这方面，人们不得不把美国现任政府最近主动接近南非恐怖主义政权之举看成是鼓励比勒陀利亚继续镇压纳米比亚人民，继续无故侵略前线国家。

华盛顿新政府甚至在上台之前，就公开和南非恐怖主义政权你拥我抱，从而促成了日内瓦所谓执行前会谈的破裂。这种情况只能说是全然不顾非洲各国人民的真诚愿望。美国现任政府公开支持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意犹未尽，还着手加强它同非洲敌人的勾结。其初步措施是要求美国国会撤消对颠复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合法政府的活动的禁令。撤消所谓《克拉克修正案》一举的目的，显然不但是破坏安哥拉的稳定，而且是要减弱安哥拉在纳米比亚的彻底解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决心和能力。这一举动背后的险恶用心以及它对整个非洲稳定局势的更广泛影响，我们看得清清楚楚。非洲深为关切地注视着美国新政府的行动，也可以说是注视着在南部非洲有殖民利益的各个西方国家的行动。

(埃塞俄比亚)

美国现任政府和其他西方国家应认识到，不论是在纳米比亚还是在南非，它们都不可依靠勾结比勒陀利亚恐怖主义、种族主义政权来长期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我认为，这些国家必须在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作出选择。它们所要选择的无非是：究竟同种族主义南非结盟，还是同自由独立的非洲长期建立友好关系、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它们现在在安理会采取的立场无疑就是它们的选择。埃塞俄比亚代表团希望，理智与正义的行为将得到应有的重视，胜过金钱和种族方面的考虑。

最后，请允许我借此机会重申：埃塞俄比亚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纳米比亚的独立，完全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代表西南非民组不惜重大牺牲如此英勇进行的武装斗争。我代表社会主义埃塞俄比亚政府和人民，在此时此地，为纳米比亚的英雄儿女争取自由与尊严的无畏斗争欢呼。纳米比亚人民已经没有选择余地，只能加强自己正当的武装斗争。在这个斗争中，他们应该得到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自由的人民继续不断的支援。

(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根据自己长期以来的立场，并按照非洲统一组织最近在亚的斯亚贝巴所作的决定和不结盟国家在新德里与阿尔及尔所作的决定，呼吁安全理事会履行它对纳米比亚人民的责任，立即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不要让任何人对安全理事会这几次会议结果的历史意义有什么怀疑。纳米比亚问题同联合国的历史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今天面临危险的不仅仅是纳米比亚人民的命运，而且也是联合国的前途。

主席：谢谢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长对我本人表示的良好祝愿。

下一位发言人是牙买加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枢密院官员、尊敬的休·希勒阁下。我欢迎他今晚来到这里，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希勒先生（牙买加）：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和在我之前发言的人一起，最热烈地祝贺你就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这一崇高职务。众所周知，你伟大的国家爱尔兰，在联合国内为促进自由、独立与正义的事业，发挥了支援和倡导的作用，作出了贡献。

联合国处理纳米比亚问题的历史，是这个世界机构的成员为了终止南非对这个国际领土的非法占领、为了制止种族主义政权对纳米比亚人民惨无人道的压迫、为了挫败和阻止南非把傀儡附庸政权强加于那块资源丰富的土地的企图、尤其是为了确保纳米比亚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而下定决心坚毅奋斗的英勇故事。

联合国的这些努力可以追溯到1966年，当时大会以1966年10月27日第2145(XXI)号决议，结束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宣布纳米比亚为国际领土，从而对纳米比亚的前途直接负责。今天，15年过去了，依法终止南非委任统治的命令仍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使我们感到羞惭，使我们丧失信誉。

1967年，大会采取了进一步行动，设立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作为纳米比亚唯一的合法管理当局。这个机构目前是在赞比亚的保罗·卢萨卡大使干练的领导下，它已经作出了非常宝贵的贡献，来动员国际公众舆论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

(牙买加)

其唯一真正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领导下争取独立的正义斗争事业。它理所当然地应该得到我们继续的支持。

尽管国际社会压倒多数的成员坚决要求对南非施加长久的压力,使其放弃对纳米比亚的政治和行政控制,仍然有几个成员试图以法律上的理由,对大会撤消南非委任统治的决定提出疑问,借此来为自己没有坚定决心和缺乏政治意志进行辩解。

各位代表还记得,1971年6月21日,国际法院的一项裁决确认了大会的决定。国际法院以压倒多数通过的裁决是:

“南非继续留驻纳米比亚系属非法,是以南非有义务立即将其管理机关撤出纳米比亚,并停止占领该领土”(《咨询意见》(英文本)第46页)。

在这15年中,安全理事会的无数次重申了联合国对纳米比亚的特别责任。尽管不结盟运动和其它国际组织、运动及团体都发挥协力支持的作用,争取纳米比亚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在纳米比亚历史的整个非殖民化阶段中,联合国的这一责任不但应该而且必然继续存在。

在过去的15年中,国际社会尽管明知无望,还是多次大胆地希望,至少南非会同意与联合国合作,一起结束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

但是,这种希望每次都遭遇比勒陀利亚口是心非、狡诈欺骗的严酷现实而告破灭;而且,每当安全理事会正当合理地想对顽固倔强的南非实行制裁时,这种行动不是遭到那些在南非继续维护政治和经济方面重大的既得利益的国家横加阻止,就是因为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本身又一次假装保证“合作”而未能实现。

今天,安理会在此开会,也许是正处于上述这种重要关头中最危急的一个关头。

在我们面前摆着的是安理会五个西方国家成员国的建议,作为国际上能接受的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办法,其中规定实行停火,并规定纳米比亚在联合国监察和监督下举行选举后过渡到独立。

(牙买加)

尽管这项计划有其缺陷和弱点，还是得到牙买加政府和人民的赞同，因为他们始终全力支持在一个自由与独立的纳米比亚境内实现真正的多数统治。

然而，鉴于比勒陀利亚蓄意破坏今年一月召开的旨在筹备执行联合国计划的日内瓦会议，我们应当问一问：那个政权是否真的有意按照联合国的计划，和平解决问题，还是一心只想利用逐步消耗的办法，来损害和破坏这个倡议，等到那个政权表示同意的时候，这项计划几乎只是内部解决的翻版而已。

作为纳米比亚人民正当愿望所寄托的机构，安理会应该保持极度的警惕，确保自己的决议得到遵守，确保自己的信誉不致进一步受到损害。

特别重要的是第385(1976)号决议和第435(1978)号决议，前一项决议要求南非通过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将权力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后一项决议设立了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以监察和监督纳米比亚的选举过程，从而促使它早日独立。

如果安理会容许自己背离它目前在纳米比亚的首要目标，不确保按照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充分执行联合国的计划，并迫使种族主义政权迅速遵守，那是极其危险的。我认为，要做到这一步，现在就必须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全面的经济制裁。安理会应该克尽它的责任，执行第439(1978)号决议。那项决议警告南非说，如果不同安理会合作，安理会将不得不

“……立即开会，按照《联合国宪章》、包括其中第七章的规定，着手采取适当行动……”。

这是安全理事会已经作出的承诺。

我国政府、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在新德里举行的会议、非洲统一组织今年二月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不结盟运动协调局关于纳米比亚的特别部长级会议，都一再主张采取这个步骤。特别部长级会议几天前才结束，会上各成员国议定对南非采取的一项全面行动纲领。

(牙买加)

安理会还必须考虑到，南非从纳米比亚对邻国进行的侵略行为，即是蔑视整个联合国系统，国际和平与安全多次遭到了《宪章》第三十九条所说的那种破坏。

我们不能再容许南非轻蔑地对待安全理事会的决定，藐视国际社会的意见，把联合国当成一个软弱无能的机构。

让我提醒安理会，如果认为制裁还不够，那么，我们都已经保证遵守的《宪章》第四十二条中载有进一步措施，安理会不但可以而且应该采取这些措施强迫服从。

我在这个讲坛上宣布，牙买加政府和人民准备在促成建立一个自由独立的纳米比亚的努力中起建设性作用。我敦促安理会和负有责任的所有方面：扫清道路，让纳米比亚人民现在就获得不可剥夺的权利；树立一个和平解决争端的可靠榜样；现在就决定在纳米比亚根除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灾祸，从而扫清道路，让纳米比亚各种族人民在平等和公正的基础上共同生活。

主席：谢谢牙买加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对我国和我本人说的友好的话。

今晚没有别的发言人了。鉴于时间已晚，我提议，安理会明天上午11时再开会，继续审议纳米比亚局势的项目。作为主席，我不能担保安全理事会的时间会同实际时间吻合，不过我建议，我们设法明天上午11时准时在此开会。

下午10时散会。